

愛國報人
維新志士

彭翼仲

彭翼仲
書



维新志士 爱国报人 彭翼仲

姜纬堂 彭望宁 彭望克 编

大 连 出 版 社



二次办报时代之彭翼仲

人活报活 社会欢迎
拮据自付 敢负生平

民国二年七月六日自誌

第一次办报时代之彭翼仲



出狱起解时之彭翼仲



拘系时之彭翼仲



「启蒙画报」月出两半册时之封面、内文

時 間 偷 狗 示 衆

那知已宰割烹煎
捉著了兩個偷狗 賣 給人吃到肚子裡去了
放在他面前偷狗 便枷鎖在犯事地示衆
氣蒸薰 不可向還 死狗蒸變 把死狗就局
這也算是個野蠻辦法 雖說是懲一儆百 不免於衛生有碍

各國新聞

(4) 商人愛國

兩年前如有日本商人二百
名 在朝鮮經商 知道日俄
兩國 將來在朝鮮地方 必
有兵戈 私下裏立了一個會
把朝鮮的地勢要害處 詳
細繪圖註說 不受國家之
祿 亦未嘗



铁肩担道义
热血荐轩辕

祝賀愛國報人

彭翼仲一書并出版

方澤亨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FV36/2511

目 录

记彭翼仲先生——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

有力人物	梁漱溟 (1)
清末的《京话日报》	方汉奇 (28)
彭翼仲五十年历史 (上编)	彭翼仲自述
	诚厚庵记录
	姜纬堂校注 (41)
校注前言	姜纬堂 (43)
序	厚庵 (54)
自序	翼仲 (55)
先德	(56)
世系之派别及居址	(72)
幼稚时代	(78)
遗传性及家计	(84)
家庭之委曲	(86)
遭家多难	(87)
雨灾后之苦恼及转机	(88)
焦劳积病	(90)
亡室之乳母	(92)
夫妇一生之关系	(93)
续娶得贤	(95)
怀庆之行	(98)
知己之友	(101)

政变之旁观	(102)
江西之行	(103)
归葬	(105)
短期之宦游	(107)
庚子之难及七月二十五日之纪念	(109)
权宜之生活	(111)
大事草草之恨	(113)
投身报界	(113)
报纸之声价	(115)
某君与藤堂调梅	(118)
维持人道而种祸	(130)
稽查处之拘留	(132)
警厅之苦心	(134)
可怖之消息及手枪	(135)
看管委员之张皇	(136)
擒缚入狱	(137)
奉旨交部严讯	(139)
狱中之见闻	(140)
直隶司之审讯	(142)
初识瑞景苏	(143)
陶公之言，阿公之事	(144)
椒山先生祠	(145)
春阿氏案	(146)
秋后出决之先一日	(148)
景苏订交	(150)
儿戏治人重罪	(151)
书吏仗义	(152)
绝笔书为一“情”字破坏	(153)
代囚徒请命	(157)

冤案之发落	(159)
陆军部起解出京	(162)
始终患难之姬人	(166)
弟子陈干事略	(175)
附录:陈母邓夫人传略	(179)
摘录《京话日报·演说》	(181)
老兄六年之苦累	(184)
预备立宪修改法律时代之纪念	金育才辑(187)
警厅传票	(187)
巡警部奏折一	(187)
巡警部奏折二	(188)
巡警部咨文一	(189)
巡警部咨文二	(189)
亲供	(189)
续供	(193)
声明保辜呈	(195)
恳速结案呈	(196)
法部请旨定案折	(197)
拟递都察院呈	(200)
录贾长沙语	(202)
戊程载笔卷一	巽仲记(205)
后记	彭望克、彭望宁(273)

记彭翼仲先生

——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

梁 漱 溟

一、前 言

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间仍然留有印象。他于一九〇二年为北京社会首创了第一家民间报纸，随后又陆续出版了两种报纸，倡导爱国反帝和维新改革运动，遭受摧残，身被重罪，如我后文所述。然而我今天查阅那些讲到中国报纸历史的各书，或则漏掉不提，或则止于提及报名，或虽则言及某报被封、某人被罪，却又错谬不合。至于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曾有若何影响成效，就更无只字道及。

我查阅的计有下列各书：

1. 《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一九二七年初版，解放后有三联书店一九五五年新版
2. 《中国新闻发达史》，蒋国珍著，一九二七年世界书局出版
3. 《中国新闻事业》，黄天鹏著，一九三二年现代书局出版

4. 《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教研室编稿

5.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张静庐编，中华书局出版

就这些书来看，对于过去各地报纸，还要算戈著《中国报学史》记得较详。原书第四章题为“民报勃兴时期”，在北京出的日报方面，首列《京话日报》，丛报期刊方面首列《启蒙画报》，而于《中华报》亦没有漏掉，这就很对。戈著把中国民间自出报章标为“民报”，以别于官报和外报——外国传教士或洋商办的报，这种分别亦极好。官报、外报、民报其背景立场本来是迥然不同的。例如不加区别的话，北京之有近代报纸，日商《顺天时报》还早于《京话日报》。但那是有日本帝国主义作背景的，别有作用的。北京有官报则更早。唯独从中国的民间立场来说，彭先生之在北京办报乃具有首创精神，不容埋没。

然而戈著对于彭先生之被罪和他的报纸如何被封，却又言之错谬。如原书说：

“光绪三十二年《中华新报》以登载军机大臣瞿鸿禨卫兵抢掠事被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递解回籍。”

这里《中华新报》实为《中华报》之误。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当时北京并没有什么《中华新报》。而且向来军机大臣在京亦未闻有什么卫兵，更没瞿的卫兵抢掠之事。当时彭先生所办《中华报》和《京话日报》同时皆被封，实别有其原因，如我后文所述。彭、杭二公最初定罪虽同是递解回籍，严加禁锢，但后来只杭公递解回籍，彭先生则是发往新疆监禁十年。所以戈著说的大多不对。

戈著所说，有的对，有的不对。其他各书则更疏漏或有误，尚不及戈著。这就使得我今天不能不来写此文了。

我和彭先生的关系非同泛泛，是有责任来作此记述的。和我先父从年轻便交好，换帖订盟如兄弟。因为交好，彼此又作了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就是我的长嫂。在办报的同时，他又办了

“蒙养学堂”，亲自教育儿童。学堂同报馆即设在一处（前门外五道庙路西），我就是那里的小学生，课余常常看到排版印刷。《启蒙画报》便是我自幼心爱的读物。一九四二年在桂林我五十岁时，曾写过一篇“我的自学小史”，叙说我既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旧教育，所受新式学校教育亦很少，一生全靠自学^①，而自学每每是先从报章杂志吸取常识，引起了某一方面问题的兴趣和注意，然后再寻求专书研究。彭先生所出各报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学的好资料。彭先生当年的事业和他致力社会运动，原都有我先父一分赞助力量在内，而到后来我之所以投身社会政治运动，自然亦是受他们两老的启发和感召。试问象这样，我焉能忘怀于他，不为他尽这份笔墨之力？

当我将要撰写此文，我先邀请彭先生的子女们会谈。这就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姐姐彭清细，还有清杰、清颐两弟兄，亦各六十多岁了。向他们征集些材料并请其帮助作些回忆。又恐怕我们这关系太亲密的人叙述易流于溢美或偏于主观，我特访老舍先生，征求意见。老舍大为赞成，鼓励我放笔写，还又介绍我访问了徐兰沅、萧长华、郝寿臣各位先生，都请他们说一说当年对于彭先生及其报纸印象如何，感想如何，希望从旁面得到一些印证或矫正。本文在后面都分别引用了他们各位的谈话。

二、彭先生所办的三种报

彭先生所办报纸先后计共有三种，最先办的是《启蒙画报》，始于一九〇二年夏间出版；其次是《京话日报》，始于一九〇四年阴历七月出版；又其次是《中华报》，于同年阴历十一月

① 一九四二年桂林有一家书店，其经理似名孙怀琮，出版一期刊名为《自学》，索我撰稿，我曾写了“我的自学小史”约两万字给他，除发表于那期刊外，并发行过单行本。

出版。就在《中华报》出版后，感觉到三种性质不同的报刊难于兼顾得来，于是把《启蒙画报》停刊了。此后便是《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两种在发行，直到一九〇六年阴历八月十二日同时被封为止。

说到《启蒙画报》，徐兰沅先生极有印象，自称幼年非常爱看它。这恰同我一样。他指出它给了我们许多自然界现象的科学说明；获得一些常识而免于糊涂迷信。它原是给十岁上下儿童们看的，却是成年人看了依然有味。内容分很多门类（前后有些变动），例如天文、地理、博物、格致（“格物致知”之省文，当时用为物理化学之总称）、算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以及“伊索寓言”一类东西都有；全用白话，全有画图。这与今天的连环画、小人书略相近而又不同。少有国王、公主、老虎、狗熊的童话，它却把科学道理撰成小故事来讲。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父母，父母如何为之解答。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之所见来说。作算术习题，则以一个人买卖东西为缘由。讲历史，则先讲些较近的清史以至最近如庚子义和拳的经过。开初还有一门“蒙正小史”，专选些古时人物当其儿时的模范事迹来讲，儿童们看了很有益。至于名人轶事，则有如诸葛亮、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以及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的种种故事，长篇连载。它行文之间，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能有所启发鼓舞，我觉得好象它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启蒙画报》最初是日刊一张，后改半月刊，又改旬刊，每册约二三十页。画图出于永清刘炳堂（用煊）先生手笔。刘先生作画不是旧日文人写意一派，他虽没有学过西洋画法，而自能得西画写实之妙。可惜当时只能用木板雕刻，不免僵拙，又墨印没有彩色。北京图书馆现存有此报一九〇二年和一九〇三年的，而缺一九〇四年份的，约计所存不足其全数三分之二。

当年对于北京社会乃至广大北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

却是《京话日报》。它是全用白话文的小型报纸，内容以新闻和演说（相当于社论）为主。新闻分为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和紧要新闻。紧要新闻包有国内和国际的大事。它原是给一般市民看的，但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亦不少。彭先生所致力 的爱国维新运动，主要凭借于此报。本文随后将特加叙述，这里且不说。

据郝寿臣先生对我谈，他曾是《京话日报》一个热心的读者，每月累积装订成册，都保存起来，只为年代太久，又历经变乱，而今已没有了。其实这在谁家，亦难以保存得下来。幸好我从张申府先生得悉北京图书馆有存本，还是解放后他为图书馆从旧书摊贩手中购置的。这便让我在此文撰写上得有所资据。

《中华报》又别是一类型，不同于前者。本来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眼光总是向下看广大群众的，不象康、梁之向上看朝廷政府。彭先生又是力倡白话文的（详后），认为文言极不便于大众，必须要改。但《中华报》却全是用了文言而命意在“开通官智”。——这句话是彭先生自己说的^①。所以其内容除新闻消息外，以论政为主。它是专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一种报。因我那时年幼，不大能看懂，就不多看它，现在对它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记得它是订好薄薄一本的而不是一单张纸印的。北京图书馆虽存有前两种报，但却没有此报存本，大约现在无可寻觅的了。

《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之所以被封，彭先生之所以得罪，可能由于招人忌恨已久，而《中华报》的一篇报道却为事情暴发的导火线。有康、梁一党的吴道明、范履祥二人由日本回国内有所活动，在天津被袁世凯的北洋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秘密处死，经《中华报》以“保皇党之结果”为标题揭发出来。据彭先生的自述：

① 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四十页。

保皇党被捕杀一案，京津各报无敢言者。《中华报》访员由天津来稿，详述党人口供并暧昧处死之情形，附注云“事关重大，不负责任”。杭辛斋以稿示余。余曰：必专员赴津调查再登。专员往返五日，来稿不虚，遂决然宣布。盖当时方奉预备立宪之明诏，乃复有此暧昧杀人之事，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宁牺牲报馆之营业，以杜绝其将来，维持人道即所以维持政体也。（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四十六页）

这一揭发对于袁世凯，实在是他无可忍的刺激。恰好此时北京政府新设了巡警部（后改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侍郎赵秉钧、皆袁系人物。特别是赵不过一候补道员，先在天津为袁编练巡警，主持警政，遽以袁之特保，越级升任侍郎。所以袁一个电报到巡警部，巡警部就命令外城警厅（当时北京分内城、外城）封报抓人。随后乃又由巡警部奏明清廷封闭报馆，将主笔人杭辛斋、彭翼仲一同课罪。

可笑的是，巡警部命令和奏折上只空洞而抽象地用了“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十六个字，而不具体指出犯罪事实。而且这十六字明明加于《中华报》头上的。而另一《京话日报》竟亦凭空联带被封。封闭报馆的处分和彭、杭二人“即日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禁锢”的处罪，皆未经任何审讯，就在部令中先予决定了。——部令到厅，厅里发出传票，票上录有部令原文，付给被拘传人阅看，所以知其如此。其上奏于朝是在下命令之后了。权臣的威力真好大呀！

隔不久，又以彭某在押所行凶为借口，转送刑部监狱。刑部改了法部，由法部奏明判发新疆监禁十年，于一九〇七年被解往新疆。到一九一一年革命后，清廷既倒，民国元年彭先生才得赦回来。

一九一三年春，彭先生回抵北京稍事休息后，曾将《京话日报》恢复出版。但没有多久，又逢袁世凯以武力解散国会和削平

南方革命党，报纸言论触犯忌讳，再遭封闭^①。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还曾作第三次出版。

第三次出版时，彭先生精神气力已有所不逮，加以北京的小型报纸此时很发达，都很讲“生意经”，使得《京话日报》甚感经营费力。有一友人吴梓箴愿意接办，即付托于他，自己退休。吴于一九一八年冬身故，彭先生自己重行接过来。到一九二一年冬彭先生病故，我和先兄试来接办。但人力财力两难维持，卒于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停刊了^②。

这三种报纸的始末大致如上，以下将就彭先生爱国维新运动分为两段叙述。

三、爱国自强，反对帝国主义

彭先生的办报，全由庚子年（一九〇〇）八国联军入京，他身受洋兵欺侮，险些丧命，那一大刺激而来^③。他常常说，如果那次不是勇往拼性命以争，此身早已不存，现存这条白拣来的性命正好再勇干一场，一切无所吝惜，一切无所计较。于是他豪勇地走上爱国维新运动的道路。

爱国和维新在当时直是不可分开的事情，却是先出的《启蒙画报》代表着维新，而稍后出的《京话日报》则爱国反帝的色彩极其浓厚。因为他感到庚子义和拳虽代表着民族反帝正气，却可惜迷信幼稚，无补于国，所以他认定开民智最为急务。《启蒙画

①袁解散国会时，杭辛斋先生是国民党议员，曾为陆建章的军政执法处捕去，几遭杀害。其事即在《京话日报》二次被封的同时或前后，两件事有无多少关联则不详。

②一九二二年春我曾为接办《京话日报》奔走，访梁任公先生于其天津寓所，承他捐助了二百元。我又先后对李大钊、张难先两位先生谈过，希望得到人力帮助，两位先生亦各曾亲自来过报社

③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三十三页。